三江月/乐活

责编/李菁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周斌
2021年9月24日 星期五

蝼蛄

昆虫的脸谱

□王太生

唱戏的有脸谱，生旦净末丑。昆虫也有吗？或者说，有笑虫和哭虫吗？有没有红脸与黑脸，白脸和黄脸……毋庸化妆的喜怒哀乐？

草木稠茂时，昆虫弹跳恣肆。虫栖草，草匿虫，虫栖青枝，或鼓翼而鸣，或默不作声。

儿时家旁的小河边，坡上遍长野苎麻。叶上有一种淡绿色的昆虫，肥硕身躯，憨憨地趴在麻叶上，用手捏它时，圆硕的脑袋直摇，至今也弄不清它真正的名字，我们叫它“摇头瘟”。

“摇头瘟”，天生一副摇头否认的表情，断然对侵入领地的人说“不”，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。“摇头瘟”，不会像蝉那样鸣叫，只是肢体语言丰富，会一个劲儿地摇头，表现挣扎和反抗，是一种悲。这样一种昆虫，我已多年不见，差点把它忘了。

也难怪，一条河早已消逝，没有了那片野苎麻，还能到哪儿去寻找一只“摇头瘟”？那时，我们在苎麻丛间探头探脑躲猫猫，偶尔会遇上一两只“摇头瘟”。这样的昆虫，淡蓝，或者碧绿，遍体金碧，非常好看，小孩子逮到它，总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只火柴盒里养着，是一只不会鸣叫只会摇头的玩具。

在层密的麻丛间，找一只“摇头瘟”并不难，看到蜷曲的麻叶，这种外形与秉性奇特的小虫子往往就住在里面。而有时候展开麻叶，小虫子已经老熟，凤凰涅槃，修炼成精，变成一只不会飞的金粉玉蝶。

“摇头瘟”活动的舞台背景，至今想起来，有些古意氛围。野苎麻，《蜀本草》记载：“苗高丈已来，南人剥其皮为布，二月、八月采。江左山南皆有之。”我生活的小城就在江之左，草木茂盛的城池，雨水充沛，总有昆虫逍遥于繁密植物枝叶间。当然，苎麻作为纤维提取作物，可以用来制绳子，二三纤夫，拉着一条船，匍匐行进在草密水阔的高岸，江号声声。或麻绳一搭，船便系在河边歪脖子老柳树上，几块石头一垒，船人便于江边生火做饭，算是歇息了，锅里的鱼大概也是从江里捞上来的；也可用来织麻袋，散发着苎麻植物气息的麻袋，纵横经纬，将麦、米、谷等装入其中，运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麻叶上“摇头瘟”，大概是属于旧年昆虫。我至今也没弄清它的学名，到底叫什么？就像童年的玩伴，只呼其小名，并不知晓它的大名。

磕头虫

有一种叫“土狗”的虫，土木形骸，激动时神态“嗔怒”。它的学名叫“蝼蛄”，身体呈黑褐色，覆盖一层短如丝光的毛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，“蝼蛄，小虫，生穴土中，好夜出。今一名蝼蛄，一名螜，各地方言之不同也。”言其居住方式、作息规律。

蝼蛄喜欢借着夜幕的掩护，在昏黄的电灯杆下活动。它们羽翼背在身上，从昏暗的天幕深处来，朝有亮光的地方飞，飞行距离自然不会太长，飞到路灯下，“啪”的一声落下来，胖胖的肉身摔到地面，也不知疼不疼？

它趴在地上，左右探望，似从暗夜处偷了东西，慌慌张张。尔后，驱动那多而乱的小脚快速蠕动，一通乱爬。

蝼蛄背部呈茶褐色，腹部灰黄色。前脚大，呈铲状，适于掘土，有尾须，昼伏夜出。

古人总结蝼蛄有五大绝技，但又学艺不精，“一飞不能过屋，二缘不能穷木，三没不能渡谷，四穴不能复身，五走不能绝人。”蝼蛄能飞，却飞不过房檐的高度；能爬，却爬不过树梢；能游，却游不过小河；能挖洞，但不足以在浅洞中栖身；能走，却甩不开他人。

我们那时恶作剧，把一只蝼蛄放在塑料盆里，或浅浅的路面水塘，看它笨拙游动的样子，肥胖的身子和脚浮水里一直在动，现在想起晋代崔豹《古今注》里的话，说它的不能游过小河，渡达彼岸，此言不虚。

夏末秋初，蝼蛄也会像蟋蟀、螽斯等鸣虫一样，摩擦翅膀，发出鸣叫。古诗有这样的句子，“凛凛岁云暮，蝼蛄夕鸣悲。凉风率已厉，游子寒无衣。”诗人触景生情，以为蝼蛄知道寒冬将至，哀叹自身时日无多，发出悲鸣之音。由物及人，没有冬衣，像蝼蛄一样挨冻。

幼时夜晚，逮一只蝼蛄，这厮会龇牙咧嘴，嗷嗷地挣脱。蝼蛄咧开的嘴唇，有两只獠牙，摆出一副凶狠的骇人相。无奈，它遇上峨冠博带的大芦花鸡，一只蝼蛄，怎么也想不到会在漫无目标慌乱的逃跑中，成为鸡的猎物。

昆虫脸谱，显示小虫子的性格特征。有的面部妆容简单、略施脂粉，如蝼蛄；有的浓墨重彩、图案复杂，如磕头虫。

磕头虫，冷幽默的肢体语言，有嬉皮相。这份嬉与皮，有搞怪、无厘头的成分，或如职场上殷勤拍马屁的人。汪曾祺在《昆虫备忘录》里说，“磕头虫的脖子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大的劲，把它的肩背按在桌面上，它就的答的答地不停地磕头。把它仰面朝天放着，它运一会气，脖子一挺，就反弹得老高，空中转体。正面落地。”

发现一只磕头虫的秘密，其实不难。它的前胸腹面有一个楔形的突起，正好插入到中胸腹面的槽里，这两个东西镶嵌起来，就形成了一个灵活的机关。当它发达的胸肌收缩时，前胸准确而有力地向中胸收拢，不偏不倚地撞击在地面上，使身体向空中弹跃起来，一个“后滚翻”，再落下来。磕头虫在仰面朝天时，它会把头向后仰，前胸和中胸折成一个角度，然后猛地一缩，“扑”的一声打在地面上，就弹起来了，在空中来个“后滚翻”，落在地面时，脚朝下停在那里。

磕头虫个头不大，全身呈现黑色，背部有两对翅膀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收拢在硬壳下，飞行高度也不高，但是弹跳力是一绝，像鲤鱼打挺一样的姿势。

磕头虫磕头，只是一种生理反应，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害怕求饶。在自然生态的草木深处，大地一片柔软清凉，每一种昆虫都以自己的方式快乐地生存着，它们留给人的印象，或张扬，或谦虚，磕头虫属于后者。

中华剑角蝗

还有一种中华剑角蝗，其实就是蚱蜢。绿色或褐色。体形细长，头圆锥状，明显长于前胸背板，颜面强烈向后倾斜。触角剑状。前翅发达，端部尖，后翅淡绿色。

小时候抓它时，经常能见到有两只叠在一起，体型小的趴在体型较大的背上，两只一起蹦。其实，上面那只小的，不是小虫，而是雄的，中华剑角蝗是雌大雄小。

在宋代，有个女词人，看见溪上游弋的小舟，就感叹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许多愁”。这种小昆虫逮到它时，会冲你吐褐色的唾液，就像两个野孩子吵架，一方朝另一方吐口水；又像名利场上，两个言辞犀利的人打口水仗。不知道是人模仿虫，还是虫模仿人？

蚱蜢，别名蚂蚱。汪曾祺说蚂蚱，“我们那里只是简单地叫它蚂蚱。一说蚂蚱，就知道是指尖头绿蚂蚱。蚂蚱头尖，徐文长曾觉得它的头可以蘸了墨写字画画，可谓异想天开。尖头蚂蚱是国画家很喜欢画的，画草虫的很少没有画过蚂蚱。齐白石、王雪涛都画过。我小时也画过不少张，只为它的形态很好掌握，很好画，画纺织娘，画蝈蝈，就比较费事。我长大了以后，就没有画过蚂蚱。”

蚱蜢可入药。清代《纲目拾遗》上说，“蚱蜢，性窜烈，能开关透窍……大而青黄色者入药，有尖头、方头二种。”治急慢惊风，霜降后，稻田中取方头黄身蚱蜢，不拘多少，与谷共入布袋内风干，常晒勿令受湿虫蛀；遇此症，用十个或七个，加钩藤钩、薄荷叶各一撮，煎汤灌下，渣再煎服，重者三剂愈；治破伤风，用霜降后稻田内收方头灰色蚱蜢，同谷装入布袋内，晒干，勿令受湿致生虫蛀坏，常晒为要。遇此症，用十数个放在干净的瓦上隔火加热使之松脆，酒下，立愈；治冻疮，用方头黄色蚱蜢风干煅研，香油和搽，掺亦可。

中华剑角蝗体型细长苗条。正因为这细长的体型，加上或黄绿或褐色的体色，让它成为伪装大师，尤其是在草丛中，与环境几乎可以完全融合到一起，躲避天敌的攻击。

当然，鞘翅类昆虫的后腿纤细屈长，这样就具备了超强的弹跳力。你若在草丛发现它，正待弯腰捕捉。它觉察到风吹草动，“噗”一声，踢腾而去，只留下那片草叶微微摇晃……

昆虫脸谱，重在形、神、意。每一个虫子，都有它的个性，无论是摇头、龇牙、磕头，还是吐口水，都有它的情感表达。

人有人的活法，虫有虫的活法。一人，一虫，一世界。